



边缘部落

基督教

福音谷

Fulin Gu

撰文摄影 林茨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我怎么会来到这片峡谷？没有一处名胜古迹，风景虽曰雄奇，却单调。居民多住在山上，他们的住宅极其简陋，只能叫窝棚，偶然有用山石垒筑的房屋，倚靠在陡峭的斜坡上，稍显得壮观，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意蕴。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，然而可挖掘的资源，一旦投入商业开发，就会发现代价极其高昂。为了起码的温饱，农民们须拼命似的奔波劳碌，以至于，如果不事先联系而来到任何村落，面对的都很可能只是一片空寂。所有的人，包括老人和孩子，都到大山上刨食——我指的是在非常贫瘠、稀少、分散，并且遥远的山地，靠原始的种植方式，获得他们生活的全部所需。要到夜幕将整个山谷笼罩时，他们才会返回。

是一种音响对我施加着影响。最初它是自然声，包含山林的呼啸、江河跌宕发出的涛声，然后它们被阵阵传来的人类声冲淡，并压倒。不是后者在

© 高黎贡山 赤洒底 2001 年





© 高山教堂 腊马洛 2001 年

强度上超过前者，而在于，由人类发出的声音当中，包含着无以伦比的情感力量。从回荡在大峡谷的人声与自然声混响中，我将两者分辨开，泪水涌出我的眼眶。眼泪对我，实在说已很陌生，我不相信它们是感动的泪水，以为是脸上的汗流入眼眶而引起的，直到当我目睹发出音响的人，及他们高唱时所表现出的状态。

这是聚集在一起的数百群众共同发出的号喊。你想像一个人能将他的呼号发挥到怎样的强度，他们便是以那样的强度号喊的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老者或孩童。你会高雅地将喊叫与“歌唱”加以区分，从而对我将他们的呼号称之为音乐不以为然，事实却是，我亲耳听到的这些农民合唱所体现的美妙和独一无二，亲眼看见他们在歌唱时所表现的真挚和庄严，远远非我的语言所能表达，非我驾驭的文字所能形容。

这些男女农民，用未经训练的声带的最强音，唱出一些简朴而纯正的曲调时，确实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。尤其当它们呈现为多至四声部的合唱，就使整个峡谷立刻笼罩起一层古典色彩。我听到和看到的，并不是任何形式的表演，这种宏大的合唱仅属于演唱者的日常生活，他们不是被挑选的，而是全体投入其中。他们的装束，也一如他们熟知的史诗提供给我们的视觉印象：男人穿麻质长袍，妇女戴彩石串成的珠链，同样麻织的裙子，半数人没有鞋子。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投入歌唱时所表现的热情与优雅，同他们胼手胝

足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比。

由此发出的声浪有时低回于整个峡谷的上空，淹没了山林的风声和怒江的涛声。仔细倾听，其浑厚的音响中体现着清晰的结构，旋律在轰鸣中飞扬，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，漫射在海面上。合唱者栖身的环境，酷似简陋的仓库，傣僳人把它们称之为教堂。在这个欲壑难平、消费文化盛行的世界，牢记感恩，每日不忘祈祷，必定期高唱赞美诗的，竟为此以贫困著称的人民。

对我而言，傣僳人的“神贫”之美，意味着一种启示。我将再次前往大峡谷，看望我的朋友们，听他们合唱。有人预言：效率只属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，它将过时。目前的信息社会将被以情感、梦想、价值观（宗教观）主导的社会取代，人们将从计算机的奴役中自救。森林将恢复，尊崇自然将取代崇尚财富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。我不知道这样的预测是否“科学”和具有必然性，但我喜欢这样的预言。

©高黎贡山以及怒江区域在中国的位置





◎ 阿塔思朵教堂 2000年



◎目录



第一章》》》 迁徙日 卜02

爱迁徙的傀儡人 / 一项诱人的移民计划 / 我的五位密友 / 日
趋繁华的上帕镇 / 对一次美味聚餐的回忆 /
从前的三名向导中有两人已离去，我为此感伤 / 摄制组
拍下了一场唱诗会，所唱曲目与送别移民时用的曲
目完全相同



第二章》》》 应许的山谷 卜28

“底”之含义：适合栖息的高山台地 / 不怕死，但害怕疾
病 / 与山石搏斗，徜徉并陶醉于泥淖中 / 采集，
全民乐在其中的节日 / 渔夫和狩猎者 / 最好的房子
是教堂和学校 / 好战的恶名 / 清末民初一起教案 / 这个部
族人人离不开书



第三章》》》 鹿马登 卜64

星期三的街天 / 来自山上的农民及其出售的主要商品
/ 汽车抵着赶街人的脊背前行 / 才到中午，半数
人便踏上归途 / 教徒与酒徒 / 找到了一位向导 /
腊马洛医生的妻子 / 露天电视



第四章》》》阿子打 192

璩尼丝的惊醒 / 游侠传道 / 库克夫妇 / 旺丽 / 傅立叶牧
师 / 傣傣文的创造与福音书 / 尊敬的大姐死了 / 阿子打的
遗产



第五章》》》施玛妞 122

她是演员装扮的？ / 我对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男人的嫉妒
/ 一个西部女子在东部 / 她的文化休克 / 她的回归



第六章》》》哈里路亚 156

知道的还会忘记 / 傣傣人对感恩节的修正 / 上刀梯
节 / 秋收庆典 / 音乐神童的磨难 / 灯光几乎把
教堂照破了 / 惊世骇俗的演唱 / 一位演技精湛
并具有院士风度的老农



后记 187

I 267. 4/5

边缘部落

福音谷

撰文摄影

林茨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福音谷/林茨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
2002. 10

(边缘部落)

ISBN 7-5434-4809-2

I. 福... II. 林... III. 游记—西南地区

IV. K928.9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2) 第065307号

丛 书 名	边缘部落
书 名	福音谷
作 者	林茨
责任编辑	刘 辉 刘 峥
装帧设计	张志伟
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刷	深圳 (宝安) 新兴印刷厂
开 本	720x960 1/16
印 张	11.5
印 数	0001-7000
版 次	2003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434-4809-2/k. 206

定 价	27. 00元
-----	------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流泪撒种的，
必欢呼收割。
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
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。

——诗篇 第一百二十六篇



太阳从东边的碧罗雪山一侧升起，接近晌午，阿塔斯朵村仍遮蔽在一片阴影中，保持着静谧。阿塔斯朵在临江一座大山陡峻的斜坡上，在这个季节，雪山的巨大投影要到午后才能移开，怒江对岸的高黎贡山，却将它吸纳的强烈阳光反射过来。迪友邓站在自家的挑廊上，眯着眼眺望高黎贡山上的雪峰及其附近的彩云。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，在经过上游剧烈的起伏跌宕后，流入云南省境内，陡然平静了许多，迪友邓脚下的江线条缓慢爬行的银蛇，泛着亮光，他的脸因远处雪山和云彩折射的光线，而显得神采奕奕。

一个月前迪友邓收到一封信，信是我从北京寄给他的。一年前我来过福





◎ 从阿塔思朵远眺怒江 2001年

贡，在阿塔斯朵待了两天，与迪友邓及其妻子前娜处得很熟。我写那封信，是为了告诉他们，我打算在今年雨季开始前，再次采访怒江。从十一月到来年五月，是怒江大峡谷的旱季，其余的月份是雨季。迪友邓知道我讨厌下雨，现在已经是五月底，他想，北京人可能已经到了福贡，后天是鹿马登的街天，借赶街的机会，可以顺便上一趟县城，到那里的宾馆打听一下，看他的朋友是否已经到达。

与内地乡下人习惯使用阴历不同，怒江大峡谷的傈僳人只用阳历。每星期周一至周日，都有牢记的必要：周一是马吉的街天，周二是利沙底的街天，周三轮到鹿马登，同样重要的是，这一天午后须到教堂做祈祷，周四的街天移到了架科底，周五的街天在子里甲，周六在阿鲁底，周日的街天最隆重盛大，地点在城关上帕镇。傈僳人宁愿按习惯的说法，将周日称为“礼拜天”，作为基督徒，这一日比赶街更重要的，是聚集在各所教堂的全天唱诗和祈祷。

赶场似的赶赴一个又一个街天，是生意人的事。鹿马登离阿塔斯朵最近，可以随时徒步往返，所以只有鹿马登的街天是与阿塔斯朵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。但这一切对迪友邓、前娜，及其余二十三户八十九名阿塔斯朵村民来说，即将成为从前的往事，而保留在他们记忆中。迪友邓急切地想见到我，是由于一个特殊的理由，就在他收到我的信的同时，县里来人开了一次

动员会，政府官员在会上说，云南省最近与来自欧洲的爱瑞基金会达成一项协议，协议的内容是，由云南地方政府提供土地，爱瑞基金会出钱，建立一处咖啡种植基地。该计划执行情况顺利，现已在准备开发的地方修建了居民点，下一项工作，是从土地资源稀缺而居民贫困的怒江大峡谷向该地移民，作为首批拓荒者及未来的咖啡种植基地员工。

省里、县里的干部及来自欧洲爱瑞基金会的人均强调，移民是以自愿为原则的。但这项计划，从它被宣布之日起，便对阿塔斯朵，以至福贡县所辖各乡的傈僳人，形成极大的诱惑。从古至今，傈僳人的历史，就是一个不断迁徙的历史。自遥远的西北甘青大草原沿着岷江南迁，直至演变为“西南夷”中的一支的傈僳先民，期望为子孙寻找到一块可以永久栖身的土地，他们的希望却总是伴随无尽的灾难而归于破灭。每当面临绝境，部落的首领便说：此地不是傈僳人的久留之地，我们必须前往他乡，寻找上天应许的天地。

从北方大草原的河、湟之地，南下四川盆地，辗转入云南，又自云南远迁东南亚及南亚，傈僳人爱迁徙的禀性至今未改变。但他们不愿像往昔欧亚大陆的吉普赛人那样，将时间和生命消耗在漫无目的的流浪中。他们总是在南方选定新的目的地，对它充满憧憬，实施迁徙时，态度却很审慎，不是倾所有老小，举族拔寨前往，而是挑选出一部分精悍者前去，另一部分仍留守原驻地，待新的定居地传来佳音，留守者再决定是否步他们的后尘。

这一次省里、县里来人，动员农民去别地创业，与傈僳人历史上的迁徙，却有本质的不同。首先，按傈僳人的传统，迁徙的方向一定在南边，而怒江大峡谷的南边已经是国境线，即使步行，走不了一天，就到了国外；而政府在思茅确定的未来的咖啡种植基地，纬度与怒江大体相同。更主要的是，过去的历次迁徙，大都有天降大难作为前奏，为逃难，另谋一条生路，傈僳人被迫生离死别，踏上一条前途未卜的不归之路。政府却完全是为傈僳人的福祉着想的，做事也通情达理。干部们帮助农民分析，怒江大峡谷生态环境体系的脆弱、土地资源的稀缺，不仅使致富无望，甚至连起码的温饱也遥遥无期；而在思茅规划的咖啡种植基地，已用爱瑞基金会提供的资金，修建了宽敞、坚固的职工宿舍。总之，这次移民与以往的迁徙不同，用电视上的语言，准确地说，是有规划、有组织的“异地开发”，属政府扶贫攻坚计划的组成部分。

迪友邓最初有些举棋不定，是否加入动迁者的行列，这便是为什么他在

给我的信中，压根儿没提这件事。一年前我做客阿塔斯朵，迪友邓正在攒钱，准备翻修他的茅屋，我帮他凑了几根木料，并表示建房时我还将提供一点儿额外资助。迪友邓写信提醒我曾作过的许诺，我很喜欢迪友邓的妻子前娜，当初我资助买木料的钱，就已说明，是送给前娜的。可惜她不会说汉语，更不会写信，要是她提出要求，我肯定不会拒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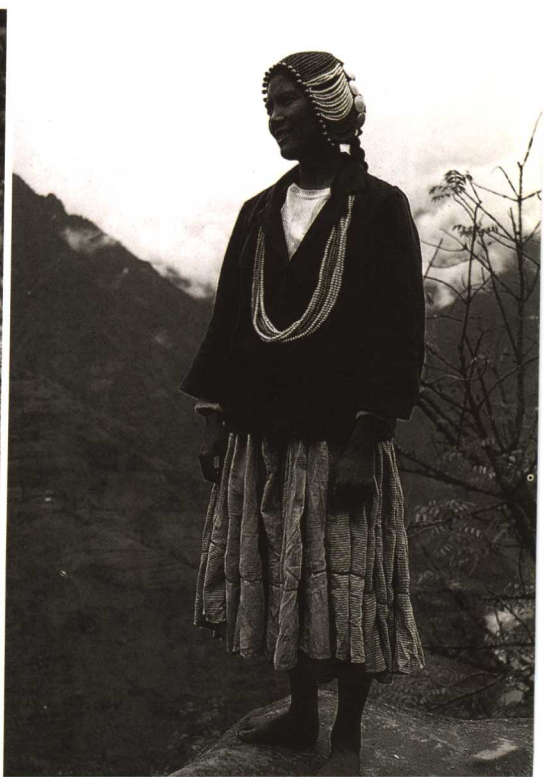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信里提了一句，我记得自己说过的话，但被索要的感觉却不是很好。迪友邓是我在阿塔斯朵的老朋友，我对他说，我还有事相求。如果我付钱，也不该被看成是施舍，而是帮助我的人应得的报酬。我有得意的计划暂时对他秘而不宣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，我将随同一摄制组前往大峡谷，拍摄傈僳人的生活，某些场景需要设计和组织，我们的拍摄活动有一定的预算，当然会给出劳动的人报偿，钱数也许超过他们的期望。

迪友邓、前娜开始没有决定加入首批移民，真正的原因在于，前娜的姐姐施玛姐和迪友邓的嫂子前玛言，决定继续留在大峡谷。大峡谷傈僳农妇中有我的五位密友，她们是阿塔斯朵的前娜、都前言、前玛言、赤洒底的施玛

©迪友邓与前娜 阿塔斯朵 2000年



© 杜李本 腊马洛 2001年



姐以及腊马洛的杜李本。其中，经历坎坷、气质高贵的施玛姐，在我看来，是福贡县，也许是整个大峡谷的头号美人；前玛言在阿塔斯朵教堂唱赞美诗时，是不可替代的领唱人之一，她属于那种端庄、柔顺，外表弱小却不乏内在力量，可敬可爱的女人。

施玛姐住在江边的阿鲁底镇；而在阿塔斯朵，前玛言的影响力绝不可忽视，前娜看来十分敬佩与她同岁的这位嫂子，前玛言领唱赞美诗时焕发的神采，总使她痴迷和崇敬。平日她们结伴下山，赶鹿马登或阿鲁底的街；在田间她们互帮互助。前娜没有离开大峡谷的念头，对迪友邓来说，去思茅咖啡种植基地做农场工人的诱惑即减少了许多。虽然迪友邓上过中学，是村里少数擅长与汉人交谈和周旋的人当中的一个，他却是个安分、随和的男人，一直视娶到施玛姐的亲妹妹前娜，为自己人生一项成就；而前玛言是他亲兄弟的妻子，这两个女人不想离开，他也会心无旁骛地留守在阿塔斯朵，只想秋后如何好好翻修他与前娜居住的农舍。

在我的信寄出，告知我再次去大峡谷的大体日期后，情况有了变化。进

◎ 前玛言的公婆、他们的母亲和长孙女 阿塔斯朵 2000年





© 前玛言、都前言的婆婆与都前言 阿塔思朵 2001年

入五月，住在河谷和山坡上的傈僳人开始准备插秧，大姐施玛妞从阿鲁底来到阿塔思朵，在县里的“异地开发”办公室最后一次动员和询问后，施玛妞和她的男人改变初衷，决定加入拓荒移民的行列。施玛妞的丈夫是原籍四川的退伍军人，既能教书，又会开汽车，他们在阿鲁底过得很富足安逸，但他们一家是被动员的重点对象，干部们说，出去的也都是傈僳族的兄弟姊妹，他们需要有文化和精明能干的人。

施玛妞和丈夫作出自己的决定后，她又特地上山，游说妹妹前娜，以及都前言、前玛言几家。几个女人，加上迪友邓和前玛言的男人前友普，整整为此商讨了两天，结论是，前玛言是教会的骨干和灵魂，必须留下，但她鼓励前娜随姐姐前往思茅，另一名农妇都前言因第二个孩子刚出世，也应该先留在大峡谷。傈僳人的决定很符合他们的传统，虽然我认识的这几个女人彼此情同手足，在大规模迁徙来临之际，她们及她们的家人，最终不会选择全体留守或离去，而是顺其自然地分成两部分，他们似乎本能地醉心于迁徙地与祖地之间的距离与联系，以此丰富这个民族本已很深沉的情感。